

新马文学丛书

岸海蒙蒙

努山塔拉

新加坡青年書局出版

《新马文学丛书》系列

岸海蒙蒙

小说——马来西里——现代

努山塔拉著

新加坡青年书局印行

2005

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Business Reg. No. 029187/00A

TELEPHONE No. 63379552

出版：新加坡青年书局
新加坡培英街第231座#02-27
新加坡180231邮区

丛书：新马文学丛书系列
书名：岸海蒙蒙
著者：努山塔拉
设计：设计工作室
印刷：东南印务私人有限公司
发行：蓝点图书私人有限公司
国际书号：981-05-3069-2
出版日期：28-5-2005
定价：新币：\$20.00

作者简介

努山塔拉，别署孙希、林梵、韩玉珍、穆春迟等。写作始于五十年代初，早期以理论、诗为主。六十年代初受聘雅加达《火炬报》日报社论主笔、执行总编辑。后从商。九十年代重又执笔，侧重理论与小说。已出版著述有《茉莉公主》、《丹那苏布尔》《天国战争》、《红头发的孩子》、《火炬报社论集》、《冷焰集》、《孙希文集Ⅰ——永恒的主题》、《孙希文集Ⅱ——文学是情感矛盾结构》、《柏斯布狄岛》（长篇小说）。

出版《新马文学丛书》缘起

今年是青年书局成立50周年，在纪念这个金禧店庆之际，青年书局除了以简化字重新印制40多年前出版的重量级文学丛书——《南方文丛》和《新马文艺丛书》之外，还筹划出版全新的《新马文学丛书》系列，为新马作家提供一个发表佳作的机会。这是值得作家们庆幸的美事。

四十多年前，当我还是个小青年的时候，因为嗜书如癖，于是经常到书店闲逛，日子久了，与书店的老板也渐渐熟络起来了，其中一位给予我莫大鼓励的，就是青年书局的老板陈孟哲先生。当时，我对青年书局所出版的一系列丛书十分欣赏，尤其是对《南方文丛》那批名噪一时的二战之后新马文学的先行者，如汉素音、杏影、连士升、苗秀、韦晕、赵戎、李星可、李汝琳，以及战前新马第一部长篇小说的作者林参天等作家甚为敬重，而更加使我钦佩的是，青年书局的创办人陈孟哲先生为他们提供了出版著作的平台，后来我又看到其他多套丛书的陆续出版，如《星月文艺丛刊》、《新地文艺丛书》、《新马戏剧丛书》、《南国文丛》、《亚非史地论丛》、《南洋民间故事丛刊》、《史地论丛》，以及其他古今文学论著、研

究、史料、教育、美术和音乐等单行本。虽然，我没有机会看到它们全部出齐就离开新加坡，但是，青年书局的出版物却给我留下难于磨灭的印象。

离家别国几十年之后，又在陌生的故乡重遇陈孟哲老先生。在新加坡国力强盛所提供的有利契机和条件下，以及因应目前社会的需要，陈先生老当益壮，精神抖擞，财力雄厚，对出版事业信心满怀，决意东山再起，并表示绝不半途而废。蒙陈孟哲先生的错爱，邀我担任青年书局总编辑一职，负责主编《新马文学丛书》系列的出版事宜。

我想到也该是时候为家国做些有益和有意义的事情，否则岁月蹉跎，后悔莫及。尽管个人的能力有限，但相信陈老先生的壮举，必将赢得新马作家的鼎力支持，不吝惠赐他们的佳作，充实并壮大《新马文学丛书》系列的阵容，让南疆岛国的文坛也闪耀出它应有的灿烂光芒！

新加坡青年书局总编辑

忠扬

2005年3月初于新加坡

目 录

肖云卿·····	1
审判·····	45
岸海蒙蒙·····	99

肖云卿

—

落日余晖，地平线上，挂着一个浑然的弧形，粉红的颜色，柔和而平静，偶而又透出微微的紫光。撒布到这一带起伏的山村，那层层树梢，披上金黄色的波浪。夕阳，真是一个挥洒自如的画家，把多彩的颜色，抹在一望无际的画布上。

轻柔的风中，夕阳、山峦、丛林、瀑布、果木、茶山……以及人们栽植的或是野生的漫山遍落的花朵，美得令人陶醉。

天地平静，山林平静。一小群山羊，沿着山坡小径走着。咩……地叫着，划碎山间的宁谧。

别墅外草坪上，摆着不怕风雨的石台石椅。肖云卿，就坐在其中一条有靠背的石椅上，对地平线上的落日，入神凝望。天幕底的这种时分，她最为喜爱。常常这样，凝望一两个钟头，直把那夕阳送尽……

她很怕寂寞，但又喜欢静寂。啜着清茶，慵慵寻思。咀嚼细味着生活的情节。咀嚼生活，成了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。然而，肖云卿的大部分时间与心灵，都赋予了学佛颂经方面。宗教的精神与情绪占据了她的生活。对于生活的咀嚼，很自然地就同佛

理联了起来。

她觉得自己很宽舒，很了悟……而且生活有着一个重大的目标：通过诚心修持，以求来生的不坠落——成佛是不去想的。

这种落日黄昏时分的凝望沉思，是肖云卿的现实生活和她的宗教情怀的临界，或者说分水岭。她让她自己在这个边疆地带游弋，享受着精神上的调和，也感受着精神上的冲突。

肖云卿的别墅建在一个山脊上。背面是一片随山形起伏的一千公顷的茶园。山麓地段，建着茶叶厂。从主干公路折进自筑的三公尺宽的柏油路，经过茶叶厂，再蜿蜒而上，就到别墅——那是一个建筑群，一座起居主楼，有盖走廊接通厨楼和佛楼。厨楼毗连佣工宿舍。佛楼和主楼一样大小。里面设有讲究的佛堂，神龛上摆满佛祖与菩萨塑像。外间厅殿宽大，容得下成百人客聚会。

时间是自由的，但肖云卿早晚在佛堂上香颂经，从不间断。

她生活中的“要事”，反倒不会是与她的茶园茶厂有关的事，而是儿子女儿与孙子们一类的“家事”，而这些“家事”也主要是病痛或喜庆之类的。茶叶的生意已上轨道，都有可靠的人手掌理，业务一流水，很少枝节。

除了早晚颂经礼佛，肖云卿也偶而喜欢到处去探访一些法师，或请一两个和尚上来自己佛堂做些法事。可是，日子还是多余着，她结纳了一批姐妹，经常邀约她们聚会，更希望她们其中有人有闲留宿，一两天是好，十天半月就更好。有伴的时

候，大家高兴。下下厨，弄荤弄素，或制作土式、西式糕饼，甚至栽花蒔草，种些蔬菜，流一身汗，蛮有意思。更闲着的时候，大家打起扑克以至麻将来。

肖云卿这样“归隐”山上，脱离都市生活，差不多三四年了。非不得已，她很少到城里去。

夜色渐浓。肖云卿寻思起下午发生的事情。

下午三时许，她别墅里来了两位客人，也都是上了年纪的男人。老锺，锺宏文她认得，同来的一个，叫刘敏的，说是老锺的朋友，是第一回见到。

老锺很厚重，质朴中带些痴呆，小心奕奕，情绪不安，象是在上官府。刘敏，尽量表现谨慎自制，又要显露一些潇洒落拓。可以感觉得出来，刘敏着力想平衡他的朋友老锺的言语举止，似乎很为老锺担忧着什么……。

肖云卿留在别墅中的女伴，这日只有她自己的远房表姐的女儿——她的外甥女洪清莲。客人被招呼到客厅上，云卿吩咐清莲把自制的曲奇、菜包、饺子端了满桌，咖啡红茶各备一壶。肖云卿她招呼这两位客人，努着一把力，让自己成为一个合乎“礼数”的主人。“来来，你们来得正好。不然，这些东西……我们吃不了那么多的……”。

刘敏在显里隐里打量了肖云卿。见她穿的是居家外出两宜，花裙布料做的蝴蝶装，一派宽松自在。脸上没有什么化妆，只浅浅地画了些唇膏，头发梳理得十分整洁，眼睛明澈，但神色中，隐藏着某种警戒，使得她美丽的古迹的脸庞上，布上一层威严的迷雾。在刘敏的感觉上，她是五十岁罢了，可是

老锺说她五十五。刘敏同意老锺的描述，肖云卿这个女人，还充满活力，充满生命力。

老锺是她的多年朋友。甚至可以追溯到孩童时代。老锺说他们的家族交往，在他孩童时代就开始了的。老锺在这位老朋友面前，费着很大的劲道，努力讲话，压制自己话声的颤动。想把一些笑话或幽默的东西加到话语中间，但是谈话依然显得生硬而且简短。坐在旁边的刘敏很敏锐地捕捉到许多弦外之音。肖云卿对老锺进行了一个又一个的温雅的攻击。老锺抵抗着，而且是非常自信地抵抗着。刘敏经常为这位年已花甲的“老”朋友的既谦虚又固执，甚至盲目自信的不可思议的矛盾，感到迷惑。

老锺，自自然然地把话题引导到神灵世界。这是他的生活主题，而且，在这个主题底下，老锺最容易获得自己的位置。除了很少场合成为别人的攻击对象之外，大多数场合，都能使他自己成为拥有重要发言权的主角。凡认识老锺的朋友都知道，他在伦敦修完了心理学之后，去了印度参修三年。他的印度宗师，97岁的长寿，几年前才死去。几十年来，师徒关系密切，他同师父之间，虽远隔重洋，但能“传音入密”、“千里传音”。师父一直在重大问题上给他灵感与启示。

肖云卿半斜着脖子听着。她的嘴型本来是很甜美的，现在抿成一条直线，到了嘴角，才弯成弧形——这通常就是她对别人的信任有所保留的一种表示。老锺津津地在讲着自己的超心灵感应一类的“事例”。云卿不时把眼光瞥向静静地听着的故事的刘敏，探索他对老锺的说话的反应。两个人的目光偶而碰上的时候，彼此会心地微笑——好象大家的想法接近——对老

锤的“神话”，不太信服。

“我都要拜你做师父了，你又不肯教我这个徒弟。”刘敏向老锤说。

“噢，那不是一朝一夕的事。几年，几十年，我也没有资格收徒弟。”老锤说。

“那么，老锤，给我预言些什么吧！”

“哎哎，不行，不行，灵应不是随时随地的。天机也不可以随便泄露。”

洪清莲给大家换着热茶。说话还在热烈进行的当儿，云卿在清莲耳傍悄声嘱咐了些话，清莲便往里屋走去。

锤宏文先生逐渐解除了原先的窘迫感，话也自由自在起来了。开始介绍他说自己的头发还是天然的黑色，从未染过发；牙齿全部完好，一颗蛀牙也没有；眼睛不需要老花镜，也不近视；食量很好，无血压问题，无糖尿迹象；年中连伤风咳嗽都难患上……说着，还掏出荷包，抽了几张照片，让大家欣赏。

“这个，”他指着一个廿出岁模样的女生照片，“在回国浪潮时，走了！我母亲当时是华侨妇女会主席……她又不让我回国，把我送去英国。”老锤话里，不知是怪他母亲，抑或是为自己母亲感到自豪，或许两者都有。他指着第二张女照：“这位呢，在英国同学。后来嫁到美国去。”第三张女照，是卅出的妇女：“她离了婚的，但没有孩子。我们都差不多要组织家庭，同居了的。……可是，她也没有错呀。她要求一座独立的房子，不要跟我家人住在一起。但是，错是错在我自己经济能力……不要紧，不要紧……人都讲缘份，什么都有天意。”老锤伸直胸膛，呼一口气，表示豁达。

肖云卿冷漠地听着。只有刘敏，接过那些小照，鉴赏一回，就递回去给老锺：“难得的纪念品，你快收好！”

洪清莲从里屋走了回来，捎给肖云卿一叠信件。肖云卿转手就把那叠信件推到老锺的座前桌面，她脸上一派严肃，不动声息。

锺先生脸上盖过一层红云黑云，犹豫一下，就飞快地把信件攫起，胡乱揣进裤袋口去。

洪小姐再劝着茶水。刘敏随便说着话：哇，这茶园好大；茶叶都销到哪里去了？云卿说主要市场还是德国的布莱门市。

大家都愿意主动地帮着老锺清除尴尬。好在老锺自己也有几十年的修持功夫。他一面应对着一些无什么意义的话，一面赶紧进入自己的一种心灵的境界，自行调整他现在受震荡的内心。

老锺后来自己建议，要到水房去洗把脸，便朝洗手间走去。

“肖大姐这里堪称世外桃源呀！”刘敏说。

“常有朋友来聚。气候好是真的……我现在都不住城里了！”云卿答话。

“你有福气！”

“欢迎常来坐坐！”云卿说，手指指向洗手间的方向，“可是，请你千万不要把这带上来！”

这话令刘敏惊愕。这回是老锺特地要求他开车把他送上山来的——那是为了省得锺先生乘搭公共汽车还要走一段山路才到得了别墅……。刘敏是知道老锺的目的的。因为老锺一直以来就坦白地讲着他要追求肖云卿的事。甚至把写信的计划，写

好了的信件，都让刘敏当参谋和第一个读者。刘敏也万万想不到他这位从瑜伽讲座里相识不太久的朋友，竟有那一套痴情，还有那一套幼稚。刘敏也曾经坦诚地劝他，千万不要用这种方式，特别是千万不能把他所写的信件寄出去。“爱情都在眼睛里。你已经从眼睛里找到肯定的答案之后，方可以走出第二步！”刘敏曾经高声地向老锺呼喊——因为他看了他的信的内容，而且觉得这些信将是一个不幸收场的肇因，应及早制止。

刘敏老觉得老锺可笑，但是只有到后来方越来越有机会领教他的固执。老锺说：“……总之，我做完了我应当做的事，成败由天。不要紧，不要紧，什么都是天意……”

事情就这样发生着。这个下午，好象是一个段落。他们向肖云卿告辞，下了山去。

“阿哈，原来锺先生就是他呀！”洪清莲在帮忙女佣收拾桌子的时候，对云卿说：“这么一个老头，痴痴的。他到底还在想什么？”

“他也很可怜。是个好人。大概书读多了，坏了脑筋，”云卿倒抽着气说：“家里有钱。父母宠爱，尤其是他那母亲，特别呵护他。父母双亡之后，家里的生意，全落在哥哥手上。他还胡里胡涂地上律师馆签了字——也不细问签的是什么字——让他大哥把产业权全都转移了。其中一家酒店，他哥给了他一个闲职，管床单、枕套、毛巾……给了他一个空房间住着，三餐在酒店餐厅打发……。后来大概他不太称职，据说毛巾老不足数，给职工搞走——老锺这人太软弱，那些职工都不把他看在眼里。他呢，他以为他是爱心待人……，他哥把他撤

了职，每月车马费给他照发。他也没多说话。终日守在房间里读书，发呆。不然，就跑寺庙、心灵学会和各类门派的瑜伽班……几十年！”

“你们之间，又怎样发生的呢？”清莲好奇。

“什么我们之间的？”这位身为姨母辈的，对清莲突兀的问题，表露出一点恼怒之色：“那是他单思病！…半年前，我给一位搬去了美国的同学接风。吃饭的时候，老锺也在座——也不知是哪一位朋友拉了他来的。赫……他后面就搞出这闹剧来。你替我想想，我的孙子都上学念书了。我儿子的电脑公司，全国都有分行；女儿是花旗银行贷款部经理。社会上，多少人认得……我的这副老脸皮，要往哪里放？！”

“唉！男人！”洪清莲几乎是顿着脚地说：“都快进棺材了……。”

“清莲，那我们倒不可说人家坏话。我们念佛的人，讲我们自己的修行。……各人各人的业。我只是烦……真烦死我了。我不愿意，一千个不愿意再看到这个人……他这么一来，破坏我的心灵，他干扰我的修持！”压制自己的肖云卿也挥发出她的“嗔”来。

二

三年前，有一个生意佬，打过肖云卿的主意。

那时候，肖云卿还未完全“隐居”。在城里住着，只到了周末或假期前夕，才上山顶别墅。城里龙光寺，是她常去烧香的地方。善男信女群里，认识一个叫沈正成的，他上香过顶，跪拜磕地，十分虔诚。在那出世的烟香烛影中，他闪动着

入世的眼珠子，很快发现肖云卿这个人。在人头涌涌的庙里，他经常都出现在肖云卿的身侧。后来熟络了，便上门拜访。

这位沈正成先生，谈吐流畅，看来挺老实，不加掩饰地说出他自己生意失败，那本来管钱的老婆，还卷了一笔来往现金，跟一个年青的职员，逃到美国落户。屋漏偏逢连夜雨。他一心向佛，希望拜了佛，有机会转运。

沈正成一幅圆融的外貌，面圆，身圆，瞧他走过来，便是一个浑圆的影子。他做着罐头糖果的输入与批发。有一回，他趁着国内局势混乱，索性赖了中国方面的几笔帐，因此发了财，并且把入口生意转向日本、西欧。风光了十来年。生意网越大，心头越大，在各地放出去的期帐，数目巨大。但是他贪做，大量动用银行贷款，顶住周转……终究，还是给外地客户拖垮了。

财破家散，并没有给沈正成的外形产生太大影响。他是商战老手，很明白“门面”的重要性，决不让人看到底牌。虽然留着空壳子，他姿态还是那么浑圆。他还是如往日一样忙碌，甚至比任何人都要忙碌。他穿梭于各类政府部门，各个有势力背景的基金会（重大的政府工程都先落在基金会手上）……。华人商界的社交，也缺不了他。各处寺庙佛堂，都有他的身影。星期日，他还上基督教堂。首都大部份银行界的高层人物，都是基督教徒。

沈正成交游广阔，信息通灵，不多时日，他就翻清了肖云卿的身世与现状。

说……她中学时代，学校里风头很劲。虽然功课平平，可是多才多艺，演过“刘三姐”主角。做功唱功很受时人赞赏，

在城里出了名。中学毕业，上了华人主办的大学念商科。没念两年，结了婚，成为高立仁太太。高先生承继老子的一间大型铁工厂，生意搞得出色，人也活跃，参加了一个带有政治色彩的团体。

这位少奶奶，生下一男一女。家里佣妇好几个，还有经过训练拿着文凭的专业保姆，管顾孩子。她好闲空，听音乐，在钢琴前自弹自唱，还请了位女导师到家来，教她国画……岁月悠由。

那年忽然患起病来，而且病得不轻。腰椎疼痛，坐卧不宁。高先生很有主张。特地把他自己的老同学张丰代医生请来了，给云卿诊治，省了她往外奔波。张医生留学德国，同时也在德国的中医针灸研究所里学会了针灸，中西医都来得。青少年时代的玩伴，死党，高先生就希望有张医生悉心护理，让太太康复。

X光片没有肯定什么病症，这是西医感到棘手的问题。除了治标的打针吃药，张医生做针灸、推拿，复原很慢。

商家的大屋，房间很多。肖云卿住进一间空房，治疗静养。高立仁生意忙，但早晚总来问病，安慰太太几句，还说，观察一段时间，必要的话，到国外去治疗。

张医生下午在自己的诊所开诊，多半用上午时间过来高家。有时候，看完了病，就同肖云卿谈天，吃午饭，留连不去……他对云卿生了感情了。感情，固执地生长，不久就生事了。

这一天早上，高立仁照例来到病房门前，照例礼貌地敲一下门。里面，张医生正教云卿在地上走动训练……敲门声响，